

公
是
集
六





公 是 集
(六)

劉 敞 撰

公是集卷三十四

表

揚州謝上表

一介之材。善無所取。千里之地。任爲不輕。仰戴恩華。退增慙懼。臣聞事上之行。莫若愛君。愛君之臣。莫重去國。汲黯遺言。李息望之。致意本朝。古今美談。賢哲餘事。況臣本以薄技。遭茲昌辰。幸得出入周衛之中。優游侍從之末。持橐簪筆。庶乎寡尤。帶劍佩衡。足以自効。豈其輕去嚴密之奉。偷得便安之私。蓋引嫌避親。中外著令。因事補吏。朝廷通規。幸蒙賜可之書。殆殊共治之選。伏遇皇帝陛下。天度容物。聖資盡人。揆其忠誠。非有違象魏之意。察其淺識。猶足寄民社之安。沛然德音。委以符竹。敢不勤恤人隱。奉宣上恩。自飭固陋之心。庶幾樂易之政。

進四銘表律鐘鼎鸞刀

臣某言。臣伏見周世宗使其臣王朴定雅樂。當時稱爲精。及太祖聞之。以爲聲高一律。非和音也。雖有此詔。未及改創。陛下稽古之德。自誠而明。深究禮樂之本。而以述作爲務。故敕有司宿儒。據周漢舊典。及魏晉以來百家之說。參覈是非。以立鐘律。前後二十餘年。乃得其真。至詳至慎。無以加矣。律初就。以校尺寸。

與司天景表正合。可謂得天。及以鑄鐘。攷其聲下王朴一律。如太祖之素。由此觀之。國家制作之美。通于神明。蓋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。陛下又因以興神鼎鸞刀。奏事郊廟。皆出于聖慮。稽合典訓。所以藏萬世。示子孫。器之寶也。古者作器必銘。銘之義。天子令德。臣幸得召赴崇政殿。從士大夫之後。周旋器寶之側。目覩其狀。耳聞其聲。竊不勝其愚。謹獻律鐘鼎鸞刀之銘四章。以發明令德之指。而庶幾不朽之地。揚子雲曰。銘哉銘哉。有意于慎。臣以子雲爲知言也。干冒旒宸。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。

謝加學士表

常人之情。得所求而喜。智者之慮。過其任而憂。今邊備雖嚴。帥責差易。學者雖衆。儒選實難。豈有貪就應聲之求。忽忘非分之任。怔忡失據。欣懼兼懷。固欲辭榮。不獲承命。伏念臣猥以薄技。起于諸生。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。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。久典訓誥。游臨藩垣。七年于茲。微效不立。猶以陪外廷之末。聞長者之風。間蒙分章。平議臣之奏。時引大體。正宗廟之儀。苟圖納志。非敢忤物。然而讒人飾詞。以巧詆。法吏挾怨。以中傷。當是之時。幾無以免。聖心先覺。公議尙存。浸潤之說不行。震驚之衆爲止。風波可畏。天幸實多。內私自憐。懼久得罪。輒勾十里之守。庶警一麾之行。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。覆露無已。進增金華之講。增重儒林之光。委以西州。適其素願。望非所及。幸不可涯。夫匹夫一飯之恩。庸士然諾之信。猶能捐生出死。成功立名。況臣連數十城之封。兼四千石之重。于以宣明威信。撫養細民。盡其愚忠。庶無大悔。以此圖報。敢爲虛言。

序

易外傳序

余讀周易表其彖象爻辭。蓋聖人之意微矣。非通材達識。孰能言之。傳曰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。以言者尙其辭。以動者尙其變。以制器者尙其象。以卜筮者尙其占。四者所從得之殊。其稱君子一也。然易之書最爲深至。天道性命變化之數。自孔子罕言。後世無述焉。以爲傳其人不待告。告非其人。雖言不著云爾。學者或有謂易之辭。非爲數者。此以目聽何異。及論剛柔始交。而生屯分泰之體。而成則莫能通。習于所可見。而蔽于所不能觀。然後知易非一家之術也。夫君子所居而安者。易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。爻之辭也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以其窮理盡性。能自鏡得失也。余以爲仲尼有云。垂之空言。不如見之行事。深切著明。故采五帝以來明君賢相。忠臣良士。下及亡國喪家。興壞成敗。禍福善惡之理。附之彖象爻辭。以見白黑。其說主王氏也。而時有不同。亦微辨而不斥。後有觀者。總而理之。得以自省焉。

春秋權衡序

劉子作春秋權衡。權衡之書。始出未有能讀者。自序其首曰。權。準也。衡。平也。物雖重。必準于權。權雖移。必平于衡。故權衡者。天下之公器也。所以使輕重無隱也。所以使低昂適中也。察之者易知。執之者易從也。不準則無以知輕重。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。故權衡者。天下之至信也。凡議春秋。亦若此矣。春秋一也。而

傳之者三家。其善惡相反。其褒貶相戾。則是何也。非以其無準。失輕重耶。且昔董仲舒。江公劉歆之徒。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。上道堯舜。下據周孔。是非之議。不可勝陳。至于今未決。則是何也。非以其低昂不平耶。故利臆說者害公議。便私學者妨大道。此儒者之大禁也。誠準之以其權。則童子不欺。平之以其衡。則市人不惑。今此新書之謂也。雖然。非達學通人。則亦必不能觀之矣。耳牽于所聞。而目迷于所習。懷恐見破之私意。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。故亦譬之權衡矣。或利其寡而視權如盈。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。若此者。非權衡之過也。人事之變也。雖然。以俟君子耳。孔子不云乎。知我者以春秋。罪我者亦以春秋。于權衡何傷哉。于是卒定其書爲十七卷。

顏魯公文集序

魯公極忠不避難。臨難不違義。是塵垢糠粃。猶祇飾而誦習之。將以勸事君。況其所自造之文乎。然魯公沒且三百年。未有祖述其書者。其在舊史。施之行事。蓋僅有存焉。而雜文傳記。流于簡牘。則百而一二。銘載功業。藏于山川。則十而一二。非好學不倦。周流天下。則不能遍知。而盡見。彼簡牘者有盡。而山川者有壞。不幸而不傳。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。未可知也。吳興沈侯。哀魯公之忠。而又佳其文。懼久而有不傳。與雖傳而不廣也。于是採掇遺逸。輯而編之。得詩賦銘記。凡若干篇。爲五十卷。學者可觀焉。蓋君子多見。則守之以約。沈侯好學。喜聚書至三萬卷。若是多矣。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。至其集魯公之文。使必傳于天下。必信于後世。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。予是以序其意。

時會堂詩序

州城北帶廣阜。古所謂崑崙岡也。其木宜茶。與蒙頂比。故或謂之蜀岡。太守歲貢蜀岡茶。以火前采之。發輕使馳至京師。不過十日。爲天下先。自禹抑洪水。分九牧。淮海惟揚州。其任土之法。若瑤琨金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諸奇物。當備輸王府。天子爲其遠費民力。皆止不以爲常貢。常貢獨茶。至節易矣。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。所以御于至尊者。貴精不貴衍也。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。能輕身除疾卻老。誠有是者。豈非臣子至願哉。狸首之詩。以時會爲樂者。固諸侯之事也。于是築堂蜀江之陽。命曰時會。將率官屬修職貢于此焉。且使來者世世勿忘服也。嘉祐二年十二月。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劉某題辭。

張氏雜義序

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辭。言閩之人舉進士。自詹始。明詹以來。未有舉進士者也。舉進士由詹而始。則當時雖有舉者。必未甚多也。詹死于今三百年。而閩之舉進士爲特盛焉。自流寓他處。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爲胄子者。不數人。其舉以鄉里者。歲常不下六七百人。其衆居天下五分之一。閩之進士。可謂多矣。凡讀書作文章。被儒服。無不舉進士者。其不舉進士。獨侯官張宜。宜爲人。龐眉而甚古。少言語。有誠慤。不爲狎侮。治毛氏詩。孔氏書。王氏易。鄭氏禮。左氏春秋。皆通其訓詁。名其家法。轉以相解。條分節斷。剖芒析毫。不可以辯給奪也。其言三代制度出于經者。不啻如眼見。乃不說魏晉時事。不知有格律詩賦也。吾嘗與共讀詔令數事。時方立今王后。宜驚曰。是于古不可。上如何若行耶。吾曰。公所言。周公法也。國家承歷代之

弊亦雜用漢唐禮。不純出于周。此所謂損益可知者也。宜于是悅。然解觀其意。非周公仲尼之制。雖出于天子。猶以爲大不可。其篤信好道而不阿世。可見于此矣。性便講解。多新意異義。務與聖人合。而不求黨同。間嘗邀其著書。宜時年四十餘。謙讓未肯當也。然吾樂其道。固窮而不戚。絕俗而不詭。雖古君子不過也。自吾與宜別而遊于上國。且七年矣。求其在貧賤而用心者。宜者蓋未有。由是知古君子亦止于此而已耳。傳曰。舉逸民。夫宜之事父母孝。與友信。于鄉里和。用其身端。閩人皆知之。而無爵祿之勸。宜可謂逸民也已矣。此固聖王所欲舉也。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。歲久頗不存。得其十事爲一卷。以傳之。其徒以達執事者。庶幾于宜有所發云。

衡字公甫序

古之人有聖智者出。然後制器濟用。以爲天下利。而洪荒之風革矣。前聖作之。後聖因之。以至于多且備。宮室棟宇。養生之大物也。丘墓宗廟。奉祀之大歸也。城郭溝池。守國之大防也。車輅所以行陸也。舟梁所以行水也。險阻由是而通。耒耜鎡鋌。筐筥杵臼。所以資農作也。薄槌以時蠶。機杼以成絲。絲麻布帛。所以資女功也。衣食由是而有。鈇鉞干戈。介冑矛戟。所以衛民人也。常旂旗旐。所以表師帥也。鼓鞀鐃鐃。所以警進退也。姦暴由是而戢。網罟畢翳。所以給畋漁也。災害由是而除。衣裳鞶舄。所以周身也。冕弁巾冠。所以飾首也。天子之鎮圭。諸侯之五瑞。所以班國也。佩玉于身。觸以衝牙。組綬咸異。所以節行也。貴賤由是而衰。喪期有數。喪制有別。齊斬苴枲。以杖屨輔其隆。以日月致其殺。所以厚人道也。孝思由是而篤。珪璧

琮璜。凡用玉者。所以禮神修好也。誠慤由是而交。鼎鑄釜。所以致烹飪也。俎豆簠簋。所以旅飲食也。爵勺奠彝。所以酌酒醴也。賓祭由是而供。金石絲竹。匏土革木。舞以干戚羽旄。象其君德。所以諧音樂也。和樂由是而合。莞簟几杖。所以佚四體也。尊少由是而分。射侯旣抗。正鵠旣設。弓矢以中。所以習射也。禮容由是而致。節符印璽。所以孚遠近也。命令由是而質。府庫之藏。鍵閉筦籥。以固之。所以謹出納也。作僞由是而察。五行之產。五材之用。或文也。或素也。或有象也。或無象也。或貴其聲也。或貴其色也。或貴其德也。視其所施而已。大小有宜。上下有稱。于以尊尊而親親。老老而賓賓。敬鬼神而利民事。國家制度于是乎始。罔淫爲異器。以啓奇邪。是以作而可法。用而可觀。惟度量權衡。齊衆之器也。多寡天下之物。誠信天下之民。本之同律。參之同度。數以適規矩方圓。以定準繩平直。法于王府。同于四海之內。凡出于人力者。莫不得所以程百器。以役百工。是以先王務審之。今吾族子者。衡其名。子平其字矣。嘗得進士第。冠多士于天子之廷。是尊儒之重選也。六期而拜四官。籍在外朝。職任書府。出守大邦。世人猶以爲淹。相見于江之南。固請于予曰。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。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。衡平而物得輕重。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。天下之公。所由出也。字曰公甫可乎。公甫曰。衡也不得叔父之言。爲不自安。今朋友以爲衡也者。將告之曰。是吾叔父之言也。

鄭野甫字序

鳥獸與人雜生于世。鳥獸之形。有頭足毛羽之異。吾人者。因其形之一類。槩以其物稱之。人之形同。莫可

辨者。古之人以名人出其父祖之命。以爲識別。後之人因名配字。以義類相符。非謂有勸沮之殊。欲令人行其名。字也。故有因義以配物。有因物以配義。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。而字乃反之。有因名之物。遂以其實配之。是以因義以配物。如耕之於伯牛。如由之於子路。因物以配義。如赤之於子華。師之於子張。字反名。如商之於子夏。偃之於子游。物配實。如長之於子長。予之於宰我。是其意也。今之人不究本初。以意起事。或謂此名也。宜充之以是道。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。雖失古人之心。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。然而以名字自守于吾道之門。固矣狹矣。鄭子名叔熊。其友字以正夫。子欲聞其說也。命予爲言其理。以易之。夫子學于古道。智深而見博。又以行誼自潛。不待正夫字。然後勸也。請字之曰野甫。以附于因物以配義者。如曰不已質哉。爲賦白駒之卒章曰。生芻一束。其人如玉。其人如玉者。謂其來自外也。

數字序

古之人重冠。重冠故重相字。字之也者。傳其名也。傳其名者。主成其德。故字表德者也。若名則非表德者也。古之人有名。狗名。鰭名。黑臀名。籛條。皆賢人也。周公之子名禽。孔子之子名鯉。聖人之命其子。亦無擇焉。然則惡乎擇。擇乎字而已。帝乙愛其子。字之受德。使其人充其字而守之。其祥淑豈短哉。今數之名者。厭也不擇也。然則孰字之宜。宜乎思。昔箕子之言者。思曰睿。孔子之言者。曰不思罔。周書之言者。曰罔念狂。嗚呼。思則睿也。不思罔也。罔念狂也。今爾何監。非時箕孔周書致身之迪。且思豈一端而已哉。將爲子思乎孝。將爲弟思乎順。將爲兄思乎愛。將爲友思乎信。將爲長思乎惠。是由爾身出者也。人其數爾乎。是

故言人思其中也。行人思其度也。德人思其永也。居人思其親也。樹木人思其不伐也。如是焉曰罔。未之有。其不曰容亦未之有。其字數曰思惟無數。

劉景烈字解序

劉侯外戚公子也。而過人者三。其弓七鈞而射百步。未可以斃牛。兵無長短。劍無單復。應敵施巧。倏忽不可知。如神。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。似儒者。予是以嘉之。夫士有英邁之氣。而非功名之時。則略爲不用。資功名之時。而無信任之勢。則效爲不見。今劉侯其天材多矣。又有肺腑之親。而四方敵國尙多恣睢者。設使因其時。奮其氣。功名豈遂少哉。而久處未試。予是以惜之。他日因燕飲酒言曰。吾名永年而字昌齡。以爲釋可也。以爲訓則不可。幸有以易之。予曰然。使貴而可以永年。則安有齊梁之君。使富而可以永年。則安有范中行之臣。齊梁之貴。范中行之富。而忽然不聞。彼可以永年者。安在哉。在功名而已矣。天地無窮。而人之生有涯。夫以有涯遊無窮之中。而無以自別也。蠢然作。蟄然止而已矣。雖萬物何辨焉。嗟乎。此智勇士捐筋力。忘利害。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。故一託于義。而終身安之。金石象其聲。丹青狀其貌。簡策叙其實。若是可以永年矣。字子以景烈。如何。座客相和唱善。劉侯拜且謝曰。謹受教。請銘之心。不敢須臾忘。因序其語授之。

公是集卷三十五

序

送從父弟黻序 黻爲蘇州戶曹掾，二父舊治也。

吾聞富者送人以財，仁者送人以言。吾非仁者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莫爾告也不可。昔者莊生有言：吾甚善之。其言曰：形莫若就，德莫若和，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又曰：內直者與天爲徒，外屈者與人爲徒。嗚呼！知此可以無怠矣。就而入者，不可以羣；和而出者，則掩上也。內而不直，則其中不立；外而不屈，則衆厚怨之。夫智無小也，學而已矣；官無小也，敏而已矣。知學不病，知敏不匱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猶足恃也。又況秦伯季子之國，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哉！爾其以此矣。

送王舒序

由中國入揚越五千餘里，其地隘絕，號爲一人守險，萬人莫攻。蓋自秦漢亂時則然。今宋德一致，夷以爲郡縣，人民反習筆墨，歲貢士比中州爲多。南北人往來商貨財，吏送故迎新，旦暮不絕。若夷徑然，然猶山行不能度車馬，依草木巖壁，極上復下，斗絕無漸，毒蛇狼虎，據要處爲害。或時瘴霧昏闇，發于草莽，早衰暮年，易以致病。其川行不能勝百石，下瀨漂激，聲氣洶駭，船石礪浪，隱鱗乘波，水奔逝不能正目。篙工一

舉手不得所。輒碎散沈溺。不可援拯。故北人去者常惴焉。今王生治裝。正歸閩中。無難色。出門取道。無畏辭。豈王生其土人能習之哉。其怛音黠。悍不避虎狼。灘瀨之惡。甘從事哉。王生之意。思于歸見其親。猶方壞水決苗。撻簣土不能遏。故接浙而行。尙何顧險乎。雖然。王生惡得勿重其身哉。親憂亦憂。親喜亦喜。曾子也。事親有道。而信乎友。孟子也。王生不道曾氏。孟子則已。苟道之。王生欲行者。何以異茲。吾聞吳越多奇士者也。王生如得其人而與之游。吾又將賀王生之信于友而獲乎上也。

送江鄰幾序

古今爲左氏者衆矣。功名之士則尙權變。詞辯之士則貴文章。數家則隆讖緯。小學則工文字。亦徒祿利存焉。若夫大不爲功名。細不爲詞辯。不僞于讖緯。不銜于文字。居今之世。無有祿利之勸。而治左氏者。惟獨鄰幾。鄰幾之學。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。雖然。吾聞君子之學者。貴其爲道也。非貴其爲名也。貴其適于聖人也。非貴其愈于衆人也。夫澶漫而無家。閉絕而無宗。此今世之儒。固非矣。有家以相訾也。有宗以相奪也。此漢世之儒。庸是乎。然則鄰幾何說焉。故謂鄰幾。盍爲春秋。夫春秋者。五帝之所以化。二王之所以治。禮可以起。義可以制者也。一之于仲尼。則得之一之于左氏。則失之。而鄰幾猶固以不然。昔遽伯玉。蓋年五十而五十化。鄰幾慙以吾言。寘于耳。東南將有賢者乎。吾願子評之。將無賢者乎。吾願子復之。子之化也。何必五十。吾敢以此爲贈。

送梅聖俞序

昔者邊鄙無事。士大夫恥言兵。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。獻之。可謂知權矣。及其有事。士大夫爭言兵。咸因以取富貴。聖俞更閉匿。不省利害。可謂知道矣。夫聖俞前非勇也。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。後非怯也。知功名之說勝。則隳教化也。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。世人其若聖俞何哉。某少聖俞十六歲。然聖俞與我爲友。所以從之游。常恐不足。今聖俞應聘許昌。某以事留京師。不得偕行也。古者贈人以言。吾何以贈子乎。明子之趣。以示人不欺耳。嗚呼。世有君子者。以我爲知言矣。于聖俞無負焉。

送蘇安上序

莊子曰。得者時也。失者順也。可謂盡于理矣。今夫學者守一先生之言。則自以爲有餘。其以干于世。則自以爲足矣。濟天下。不幸而不得。則自以爲不若人。是以有憤怒之色。是以有鄙倍之氣。是以有戚嗟之聲。若是其得也。不足以使人。其失也。足以傷身。豈不可憐哉。曩者安上嘗舉于鄉。名稱甚高。亦得矣。而曾不喜其意。乃恥所以舉者。非己之學也。今斥于有司。名稱甚屈。亦失矣。而曾不憾其意。乃推所以失者。非己之時也。苟不安于道。達于命。遠于利。能若是哉。嗚呼。明安上之意。以語衆人。乃得笑焉。明安上之意。以語賢者。吾庶乎無取友之過。吾請以此爲上贊。

送王生序

王生嘗過劉子。劉子弗謝也。聞其將之京師。受業太學。往送之門。而告之曰。吾聞贈人以其幣也。弗若以其道也。資人以其貨也。弗若以其言也。今子進于藝矣。而遠行。吾毋以贈子。雖然。子之學也。將學于道乎。

將學于利乎。將道與利兼存之乎。其毋乃貌爲道而情爲利乎。何子之汲汲不憚煩哉。反修而身。反寧而親。反友而兄弟。夫道已至矣。人有非子者乎。且夫古之君子之學也。慎其所以爲號。其仕也。慎其所以爲名。是以前其號可傳。其名可信也。今之君子則不然。其學也。託號于仁。其仕也。寄名于義。是以前其號不可傳。其名不可信也。故學者至乎鄉原而不自覺。仕者至乎兼愛而不自恥。嗚呼。慎之哉。道術旣爲天下裂矣。子毋寡吾德而輕吾言哉。榮子之量爾。

送楊鬱林序

鬱林名郡也。太守尊官也。其任不輕矣。然而當拜者。輒以炎瘴霧露爲解。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。無憂國之風。皆置不用。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。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。于是大人部荊州。詔書先至。則以楊侯聞。天子可焉。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。假五品服以行。別賜錢十萬。衆皆榮之。然楊侯旣受命。退而治裝。汎然不以爲喜。聞嶺海之說。風土之異。漠然不以爲憂。如他日焉。人皆曰。楊侯矯亢人也。嗚呼。前世之所以能治也。爲官擇人。後世之所以不治也。爲人擇官。彼庸庸之臣。志得意滿。坐而養交。以襲富貴。真若長者。一旦有境外之事。憂畏首鼠。堅以死避。世常有之。夫不可使往。春秋貶焉。若無君子。何以矯也。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。春秋之徒歟。推此心也。雖在山海之外。而加千乘之國。其有難治哉。于其行。序以贈之。

送邵賢良序

舉讓儒以言命。夫儒者豈好言命哉。古之賢多所說而不見鈞用。多爲善而不得升舉。幸而說合善取。則
齟齬乖戾。卒敗其功而後已。是類有若天爲之者。故推其窮而歸于命。孔子之相魯也。孟子之仕齊也。賈
誼之用漢也。樂毅之用燕也。功施矣而不待究。名達矣而不得遂。皆天也。苟出于天者。又曷怨乎。今邵氏
舉賢良。天下之人舉賢良者不獨一邵氏。然而邵氏無媒援于世。猶奮于畎畝之中。則邵氏誠賢良也。今
之時太平而士務進。故山海之士無伏匿。以不伏匿之士。遭舉賢良之時。士至者必多。然而有司擇之。邵
氏之外。不能論三。可謂精矣。夫合天下之士。觸有司之情。雖十冊之。其勢不爲人後亦明甚。于是而不獲
命也。是功施而不得究。名達而不得遂者類也。事雖失圖。其自致卓然之風。猶足以暴于後生。昔公孫子
前舉賢良。不見用。後舉賢良。爲第一。夫公孫子非愚于前。智于後也。曩日之畫。猶今日之務也。前見絀而
後見寵者。遇不遇之時異也。已適不遇。雖智無益。已適當遇。言必見可。皆非人力所能爲也。而命非乎。故
惜邵氏之未逢者。宜推之于命。而致乎勿憂。致乎勿憂者。本乎儒者之道者也。

送劉初平序

讀書而講道。據權而洩事。其功德易以及民。孰若士大夫耶。然而天下縹組垂紱。爵上聞者。無不慕山林
之士。而願與之齊。爲山林者。囂然若固當也。此其故何哉。豈朝廷之士真可薄。山林之士真可高。彼何予
之而不辭。此何受之而不讓乎。亦曰不汙于利。不近于恥。不親于憂。不煩于事。苟異乎此者。無不慕焉。如
此雖糠粃乎堯舜。無非者矣。若劉生者。豈真士大夫所慕者耶。其游遍公卿。無往而不若舊相識。使汙于